

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

孔繁信

济南出版社

重辑
杜善夫集

济南名士丛书

序

繁信同志重新整理的《重辑杜善夫集》，行将出版，我乐于为之写篇小序。

很多年以前，我就起意重新整理杜善夫的集子，十年前已将搜集到的杜善夫的诗、文、散曲汇集在一起，订做一册。由于教学工作比较忙，无暇仔细校订，另外还希冀能有更多的发现，争取尽量汇辑齐备，所以便存入文稿堆中，迟迟没有拿出来。

我所以注意杜善夫，因为他在全宋元初是我们济南的一位文名籍籍的名士。早年曾从大诗人元好问游，颇为遗山先生赏识，入元后曾入称藩东平的严实、严忠济父子幕，由于同为长清人，关系颇近。严实最初为全朝的长清县尉，在战乱中发展为一支颇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违于宋、金、元之间，后来成为元之汉地的四万户（另三家为史天泽、刘黑马、张柔）之一。他管辖着东平一带地方，成为当时比较安定、富庶的地区。他又注重文教，创办了东平府学，广泛延揽文士，为元朝输送了许多人才，东平一度成为文化中心之一。杜善夫作为严氏父子的亲近幕宾，应当是在文教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议。东平严氏幕中和府学中的许多人，入朝做了高官，成为文化名流，杜善夫却是屡征不就，最终没有做元朝的官。待严忠济为避免朝廷的猜忌，效法史天泽自动交出兵权，东平行台易人，杜善夫已年近古稀，也就优游田园，安度晚年了。

杜善夫能诗。早年元好问便曾奖誉云：“仲梁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极他日所至，当于古人中求之。”（《遗山先生集·逃空竺

集引》)他逝世后,著名诗人王恽挽诗云:“泰岱东端未了青,文章公独萃精英。赋方疾信才华壮,诗到樊川气格清。”(《秋澗先生大全·挽杜止轩征君》)可见其诗名甚高。只是由于未曾像胡祇通、王恽、阎复等东平幕中诸友应征入仕,有文集行世,他的诗文多数散佚,致使身后文名不显。他之所以引起近世学者的注意,是因为他早年还喜欢写散曲,特别是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有一套〔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不仅是绝妙的幽默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件颇足珍贵的中国戏曲史料。勾栏是宋元时期城市中演出技艺和戏曲的场所,犹现代的剧场。在宋元人的著作中,只记载城市娱乐场有艺人做场(演出)的勾栏,却没有较为具体的描述。杜仁杰的这篇散套,通过一位庄家人的所见所感,描绘出了勾栏里外的情况:门外吊着红绿榜(海报),有人吆喝着招徕观众;场内周围是层层의观众座席,正中有钟鼓楼样式的乐台(舞台),先演的是所谓“赛”段,接着演出“院本《调风月》”,中间还提当时的著名艺人刘耍和,形象生动,诙谐有趣。所以,近世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总少不了要借助这篇散曲,来研讨金院本的体式、演出情况、中国古代戏曲由金院本演变为元杂剧的时期、过程等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整理、研究我们山东的古代作家作品,杜善夫自然也就成为我考虑研究的对象。现在,繁信同志重新整理出了杜善夫的集子,检阅其所收篇目,我所见到的已都在其中,并且还辑入近五十条杜氏友人的赠答诗文及有关的文献资料,对研究者甚有裨益。对他先我做成了这件工作,我深致感谢之意,并对他整理的这部集子行将出版,表示祝贺。

袁世硕

1994.5.1

序

元朝立国虽短，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优秀的戏曲作品，这是一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研究它、继承它，不仅是建设新文学的需要，也是我们炎黄子孙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明清以来，前贤在搜辑、整理元曲作品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出现了诸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改定元贤传奇》、《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元曲选》、《古本戏曲丛刊》、《元曲选外编》以及《太平乐府》、《阳春白雪》、《全元散曲》等著名的戏曲集。正由于有了上述这些基本建设，才方便了我们的研究工作。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元曲代表作家个人的专集搜辑、整理工作，做得仍嫌不够，除极少数作家有专集出版外，大多数重要作家迄今还没有专集问世。这是急需补上的一课。

令人高兴的是，在今天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山东社会科学院孔繁信同志的《重辑杜善夫集》就要付印了，这是元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元散曲研究的一大喜讯。

杜善夫是元代早期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射及到诗、词、曲、文等各个方面，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均堪称上乘之作。特别是他的散曲的历史地位及其艺术成就，历来都备受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元·钟嗣成把他列到“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的前列（见《录鬼簿》）。明·朱权说：“杜善夫之词，如凤池春色。”（见《太和正音谱》）。还有他广泛吸收了民间语言，形成清新、生动、活泼的语言特色，尤为脍炙人口。显然可见，整理出这样一位取得

多方面成就的作家的专集,对于我们研究、鉴赏、取其精华,以为新文学服务,无疑是很重要的。

不仅如此,杜善夫生当宋、金、元三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虽然朱经《青楼集序》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己斋辈,皆不屑仕进,而嘲风咏月,流连光景。”但他并没有忘记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没有忘记百姓们颠沛流离的痛苦。他遵循儒家的仁义礼乐学说,金亡后为在东平府营造“王道乐土”,作了不少重要贡献。在流亡路上和东平期间,先后还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献能、冀禹锡、王磐、王鹗、商正叔、商挺、宋子贞等。以上所有这些,在他的诗、词、曲、文中都有所反映。因此,透过杜善夫的作品可以看到宋、金、元交替时期某些社会动乱的现象。从戏曲发展角度看,通过《庄家不识勾栏》套,还可以看到金院本和元杂剧如何递接以及初期勾栏的构造样式。可以说,《重辑杜善夫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金、元过渡时期的一些史料,包括戏曲发展史料之不足,这已经超越了一般作家专集的功能范围。

杜善夫的作品,散在各处,搜集到一起,去伪存真,是需要费一番工夫的。作为一位古典文学的工作者,不厌其烦,到处奔波,广为搜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种严谨踏实的学风,是十分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这部《重辑杜善夫集》的学术成就和资料价值。

孔繁信同志和我是忘年交,素知其为人谦虚,治学严谨,现在又成功地做了这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仅以此短文表示祝贺,并权充序言。

王学奇

1993年9月于天津

目 录

序.....	袁世硕(1)
序.....	王学奇(1)
前言.....	(1)

一、诗 歌

和信之板桥路中古风二首	(19)
解嘲呈元明府	(20)
从军	(22)
延津待渡寄仲温参议	(23)
夜宿郢城	(24)
长门怨	(25)
病中忆坦夫兄	(26)
至日	(27)
发黄有感	(29)
禹城道中	(30)
病中枕上	(31)
病中呈裕之	(32)
雨中寄高无生	(34)
谢严相	(35)
绝句	(37)
雪后书事	(38)

送信云父	(39)
读前史偶书	(40)
自遣二首	(42)
鲁郊	(44)
宿金线泉	(45)
中秋夜宿普照喜周卿至	(46)
无题	(48)
题五峰山	(49)
沧浪亭观雨	(52)
游灵岩寺	(53)

二、词

太常引	(59)
朝中措	(60)

三、散 曲

〔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	(65)
〔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	(66)
〔般涉调·耍孩儿〕喻情	(71)
〔商调〕集贤宾 _止 ·七夕	(78)
〔双调〕蝶恋花	(83)
〔双调〕乔牌儿	(86)

四、文

与杨春卿书	(89)
与吕子谦书	(91)
真静崔先生传	(92)
遗山先生集后序	(98)

谷山寺碑·····	(101)
娄敬洞虚观碑记·····	(105)
泰山天门铭·····	(110)
东平张宣慰登泰山碑·····	(113)
泰安阜上张氏先莹碑·····	(119)
崇真观碑·····	(126)
河内公祠堂记·····	(129)
故宣差千户保靖军节度使李侯神道碑·····	(134)
天倪子像赞·····	(139)

五、附 录

《善夫先生遗集》附录

一、路宣叔赋《文室碧玉壶》、善甫赋《诗铎》，亦奉和二首

·····	(143)
二、刘少宣、杜善夫乞炭·····	(143)
二、元好问评刘、赵、张、杜、麻诗·····	(143)
四、李献甫《资圣阁登眺》，同麻、杜诸人赋·····	(143)
五、刘祁谈元、李、侯、雷、杜等交谊·····	(144)
六、刘祁谈金末元、魏、杜、冀等交游事·····	(144)
七、刘祁记高信卿与李长源、元裕之、杜仲梁相善·····	(144)
八、元裕之《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	(141)
九、《送杜子》·····	(145)
一〇、《半山亭招仲梁饮》·····	(145)
一一、《和仲梁》·····	(145)
一二、《泛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	(145)
一三、《西斋夜宴诗》自注·····	(145)
一四、《与张杜饮》·····	(145)
一五、《水帘记异同杜仲梁赋》·····	(146)

一六、《张仲经诗集序》	(146)
一七、《天砚铭引》	(146)
一八、麻、杜、张诸人诗评	(146)
一九、《济南行记》	(146)
二〇、麻信之《送杜仲梁东游》	(147)
二一、《寄杜仲梁》	(147)
二二、元遗山《上耶律楚材书》	(147)
二三、李钦叔与杜仲梁在茶肆	(148)
二四、程巨夫《薛微之碑》	(148)
二五、赵子昂《姜彧墓铭》	(148)
二六、袁伯长《翰林承旨王公请谥状》	(148)
二七、刘云震访杜不遇	(148)
二八、杜善夫客食严门	(148)
二九、张志纯与杜仁杰交游	(149)
三〇、重修《文宣王庙碑》碑阴题名	(149)
三一、五峰山崔先生像赞	(149)

《重辑杜善夫集》再搜附录

一、元好问《逃空丝竹集引》	(150)
二、郝经《万竹堂记》	(150)
三、王旭《祭止轩先生文》	(151)
四、同恕《跋止轩先生辞翰》	(152)
五、任士林《东平杜氏种德堂记》	(152)
六、虞集《田氏先友翰墨序》	(153)
七、〔民国〕《长清县志》杜仁杰墓	(154)
八、〔光绪〕《济南府志》载杜忱	(154)
九、〔光绪〕《长清县志》载杜仁杰	(154)
一〇、〔光绪〕《济南府志》载杜元素	(155)

一一、《灵岩志》载杜仁杰	(155)
一二、〔道光〕《长清县志》载刘渊墓	(155)
一三、吴晓铃《杜仁杰生卒新考》中其子杜质事	(155)
一四、《重修文宣王庙碑》碑阴题字	(155)
一五、杜仁杰己酉岁七月随严公祭泰山	(156)
一六、杜仁杰“善谑”	(156)
一七、杜善夫曲语言“滑稽佻达”	(156)
一八、杜止轩评杨叔能诗	(156)
一九、胡祇遹《赠杜止轩》	(156)
二〇、王恽《挽杜止轩》	(156)
二一、王恽《挽征君止轩》	(157)
二二、王恽《挽杜止轩二首》	(157)
二三、魏初《杜止轩词翰》	(157)
二四、王旭《杜止轩先生亲书诗卷》	(157)
二五、杜仁杰撰《贫乐岩铭》	(157)
二六、杜仁杰徂徕山白鹤湾题名	(158)
二七、杜仁杰曾撰《河洛遗稿》	(158)
二八、杜仁杰撰严谨墓碑	(158)
二九、杜仁杰《化缘疏》二篇	(158)
三〇、泰山“振衣岗”处有杜仁杰撰文	(158)
三一、元遗山题《闻歌怀京师旧游》	(159)
三二、跋张从之《止轩卷后》	(159)
三三、杜仁杰爱刘敏中之文	(159)
三四、明·朱权评杜仁杰散曲	(159)
三五、元好问约杜仲梁同游济南	(159)
三六、杨宏道《小亨集序》有关杜诗	(159)
三七、杜仁杰撰王氏葬亲碑	(160)
三八、杜赞洞真观主王志深	(160)

三九、孙德谦《善夫先生遗集序》评杜	(160)
四〇、元和邹福保《序》评杜	(160)
四一、杜善夫的文学创作时代	(161)
四二、邹福保评杜仁杰诗	(161)
四三、金元鼎革文人遁迹	(161)
四四、张采田评《逃空丝竹集》	(161)
四五、《长清庙学碑阴记》载杜止轩事	(162)
四六、《五峰志略》载杜诗石刻	(162)
四七、元人刘云震诗中评杜诗	(162)
元初著名曲家杜善夫生平行迹考	(163)
后记	(173)

前 言

唐末，东北契丹族兴起。到五代时，辽太祖耶律亿把势力扩展到河北、山西、内蒙一带。北宋王朝一直受着辽国的威胁。北宋末，金国的兴起取代了辽国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到太宗完颜晟时，金军竟然长驱直入宋都汴梁，掳走昏庸腐败的徽、钦二帝，这就是史称的“靖康之耻”；之后，金、宋以淮水为界，对峙近百载，蒙古族又兴起漠北。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蒙古军首领铁木真即帝位，称太祖，开始了他进行扩张、统一大元的战争，元太祖九年(1214)，蒙古军迫近金京中都(北京)，逼使金宣宗完颜珣由中都迁至南京(汴梁)，史称之“金之南渡”；到元太宗四年(1232)，元军又攻陷汴京，金哀宗仓皇出逃河北，这就是史称的“金之北渡”。金军不利，再南渡黄河，走归德，入蔡州。金哀宗在元宋军的夹击下，于天兴三年(1234)初，蔡城被攻破后，自缢死于幽兰轩，至此金亡。著名文学家杜仁杰，便生活于宋、金、元三朝争夺中国大地最激烈的时期。就在这金戈铁马的岁月里，渡过了他惨痛欲绝的一生。

(一)杜仁杰的生平

杜仁杰(1197?~1282?)字仲梁，号止轩，先名之元，先号善夫，晚号散人，济南长清人。其父杜忱，字信卿，姿美行洁，以词赋雄东州，试为益都路魁，登进士，授京兆录事判官，以疾归里，卒于金宣宗贞祐丙子(1216年)。从墓碑还知其高祖文、曾祖实、祖渊等先人

之讳。其子杜元素，字质，曾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仁杰卒后，因其子贵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谥文穆。论其家世，是个世代官宦之家兼书香门第。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家境优裕，环境幽美的仕宦家庭中渡过的。家有万竹园，园内有“万竹堂”，祖父约为退居小吏，父亲为官京师，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琴棋书画的文明之家。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祖父对其文学传教和影响，使其在诗、词、曲、文方面植根甚厚。天然安适的生活环境，陶冶着这位天真烂漫的少年，使之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贞祐初，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军分三路南征中原大地。杜父以疾退居家野，当元军征伐山东时，其父在“兵乱中行仁布德，全活数万人命”，深受家乡百姓的爱戴。由于蒙古军连年在山东烧杀掳掠，广大人民倍受战争劫难之苦，而杜父也在战乱中屡受磨难，便于贞祐四年（1216）含恨而卒世。杜父去世后，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饱含着悲伤的眼泪，除为父亲庐墓于家乡，便是读书于“万竹堂”侧的小龕屋里，使他青春的心灵中，种下对蒙古军暴行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敌视情绪。

青壮年时期的杜仁杰，从贞祐二年，金宣宗由中都（北京）迁都汴梁，然后又向元军屈辱议和，元军除维持他征服的中原之地，暂时没有灭掉金国，成吉思汗又引主力军挥师西上，开始了他第一次征服西域诸国的战争。而金统治下的中原之地，又暂时恢复了苟延残喘的局面，呈现出一时安定的世态。金廷于正大元年再次开科取士，收揽人材。这时，二十七八岁的杜仁杰，正想施展他青春的抱负和理想，便于正大元年（1224）春离开家乡，南游汴梁。这年他可能参加了金廷的科考而未中，正大二年仍留京师，伺机干禄求官，均未达目的。可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大诗人元好问。后又西游郑、洛，于正大四年（1227），同友人张澄、麻革等同去内乡，往依内乡令元好问。在内乡山中隐居，日以作诗为业，互相切磋技艺，互相评论诗作，使诗歌创作大有长进。杜氏之诗由青年理想的稚气，向着老练

稳健发展，往时的“丝竹”之叹的幻灭，转向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探求，这应该说是他文学创作向着成熟飞跃的阶段。正大七年（1230），他离开内乡，东游陈、蔡、许、颍，后又旋入汴京，等待求官机遇。正大八年，元军分南、西两路包剿汴京，此时杜仁杰随军出逃。开兴元年（1232，亦即天兴元年）拖雷军与金军战于钧州三峰山。金军大败，杜氏在乱军中于延津北渡黄河，逃归故乡长清，结束了他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游历生活。那种本想“万里长鸿思一举”的理想，结果成了枪林箭雨中惶恐奔命的流徙。对这位曾想施展抱负，想做番济世拯民事业的读书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那壮志凌云的年华，就是这样随着元、金、宋三方争战而被吞噬和消磨掉了。杜氏回到家乡后，随着金国的灭亡，那种失落的悲痛，那种颓废的情绪，以及对元军暴行的逆反心理，日益加重，所以他慨叹道：“时不与道，命不与志”，“河南走亡于故居，泪堂而悲”，这就是他“北渡”后内心世界和对前途命运的表露。正在他悲伤沉闷之际，严实“称藩于东平，以长清为汤沐邑”，“能折节下士”，请名流学者延教其子，开办庙学。杜仁杰和一批名人聚集于长清。而杜氏还成为严门的食客和顾问，成为严氏治理东平的谋划者，这为后来严实及其子弟治理东平打下了良好基础。

杜仁杰的中年时期，是在东平严氏幕府中渡过的。当严实卒后，其子严忠济、严忠嗣、严忠范相继为东平行台。这段时间约从乃马真后称制到至元初的二十多年间。此时，正是元军几次远征欧亚大陆和渡江攻灭南宋的时期。元军对被征服的区域，仍用粗暴的统治手段，变耕田为牧场，掠夺百姓为牧奴或手工业奴隶，这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而严氏父子称藩的东平，则集中了一大批金亡后的名流人物，像王磐、王鹗、商正叔、商挺、宋子贞、李治、李昶、刘肃等，为治理东平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严氏父子在门客顾问杜仁杰的积极建议下，办了三件深得民心的事。第一，宣扬孔孟仁慈爱民的王道，以反对野蛮劫掠的霸道。以德教民，以礼养士，深

得东平民心。杜氏建议严实把“善善堂”改名为“种德堂”，以教严氏子孙和辖区内的百姓行善修德，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和重大社会意义的。第二，杜氏积极建议严氏父子兴学养士。而作为以杀伐为耕织的元统治者，是不会理解东平严氏兴学养士重大意义的。然而东平率先办起了东平府学，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会聚于此，对东平严氏政权建设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还为元廷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人才和文化人物，这在元史里有较多的记载。像前边提到的二商、二王、二李、宋、刘等，都当了元廷的高官；后起之秀的王构、李谦、徐世隆、王旭、孟祺、阎复、高文秀、张时起等，也成为元朝的官员和文化名人。正如《严忠济本传》里所说：“东平庙学（即府学）……教养诸生，后多显者。”第三，兴礼乐以化民，改变杀伐之音。金亡后，严氏首先把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从汴京请至东平，进行礼乐之教，并为元廷输送了大批的礼乐人材。严氏父子治理东平的四十多年间，曾数次去曲阜拜孔祭孔，意在宣扬孔孟的仁义礼乐之教，反对元廷的野蛮政治，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把东平治理成为一块“王道乐土”的地方。这与杜氏的积极建议和亲自参与是分不开的。总之，杜氏在东平时期，不仅自己去府学执教讲学，还写了不少诗文曲词，为东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杜仁杰的晚年生活。到至元初，他已是六十五岁左右的长者了。而东平行台严氏兄弟相继衰落，退居家野，杜氏所依重的靠山不复存在。再加中统末、至元初行政区划的变动，东平散府，新任执政者对其态度不像严氏兄弟那样亲密无间。另外，东平时期（指1232严实治东平至1264年忽必烈改称至元）的患难老友相继离去，或入京做官，或去各地任职。至元初，元廷又命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适、周砥等，入京编辑辽金史。这些入京做官的老友，并没忘记杜氏这位满腹经纶的故知，屡次向皇帝推荐这位“德行文章冠冕南北”的人物。而“元世祖闻其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可是杜氏却无动于衷，“累征不就”，婉言谢绝，对于入朝做官

抱着冷漠态度。究其不出官的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一是他亲身经历过金元战争，看到元军及其统治者的惨无人道，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二是他有深厚的儒家正统观念，出身于仕宦之家，蒙受过金之恩惠，不愿叛主；三是元军征掠山东，其家身受其害，其父在战乱中死去，恐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晚年情愿去做“江湖散人”，也不愿入朝为元廷之官。因此，他约于至元二年（1265）后，便毅然离开东平，“乃优游于灵岩、五峰两名胜而终焉！”

这晚年的十七八个春秋里，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隐者了，也是一位不穿道服的道士，不披袈裟的僧人。其行迹遍及泰山、灵岩、五峰、长清、济南，成为一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笃信佛道，施德行善的散人。总想为解救苦难中的众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期间，他曾写过两篇《募疏》，这与当时的杀伐政治和残暴掳掠的元朝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里，歌颂了张志伟修道精诚和建设泰山道教文化的功绩；在洞真观主《王氏葬亲记》里，对王真隐开辟五峰山道场的贡献，给予了热情赞扬；在《真静崔先生传碑》里，记述了崔道演乱世中行善救民、南北施教的纯诚之致。杜氏虽晚年退隐山林，但有时出游外地。或故地重游，或拜会友人，或游览胜景等。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是宪宗四年（1254），他重游金故京汴梁，凭吊金之兴亡之地，缅怀往昔之旧，感叹亡国之悲。而后又去杞县拜会故友郝经；二是约于至元八年到至元十一年间，他曾去故蒲地长垣县游历，为写《崇真观碑》和《仲子祠堂碑》，他由此去河南郑、洛，然后入华岳、长安等地远游。归后到去世前，曾写了《娄敬洞洞虚观碑》和《故宣差千户保靖军节度使李侯神道碑》。通过这些文章歌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高尚情操。亦是作者对自己一生行为和情操的珍爱。

(二)杜仁杰的文学创作

杜仁杰的一生，是在宋、金、元互相征伐的战乱中渡过的，那种戎马倥偬，山河破碎，时代荒乱的烙印，在其文学创作中都有着明显的写照。杜氏虽一生没做过官，但其文名相当卓著。他是当时诗、词、曲、赋的文学大家，但因时代的纷扰，战乱的袭荡，作品已大量流失，留下来的作品仅是其创作的风毛麟角，仍能管窥其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艺术风格。就其作品的主要思想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可以“北渡”后的“东平时期”为限，“北渡”（即公元1232年）之前，是他青壮年时代的作品（为前期之作）；“北渡”后和“东平时期”（公元1232~1265年）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离开东平之后（约于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隐居而终，是他晚年时期的作品。这三个创作阶段，可以看成三个创作时期。每个时期虽留下的诗、词、曲、文，屈指可数，但细细品味起来，不论是作品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醒人耳目的艺术特色。他之所以能在当时蜚声文坛，而后人又对其文学创作评价之高，主要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按其文学体裁分别加以论述：

一、杜仁杰的诗。他一生写了多少诗，亡佚了多少？今不得而知。胡紫山说他“百年放适诗千首”，王恽说他“细吟风雅三千首”，虽然都是夸张之词，不是实写。但知元遗山曾给杜氏写过《逃空丝竹集引》，这是他青壮年时代的诗集，当时可能刊行流传，但今已不复留存。后人对他的诗歌评价也不少，说他“牧之风调”，“樊川气格”，元遗山评其诗说：“气锐而笔健”等等。就留下来的三十来首诗看，早年诗作有“小杜”之风，中年之作似有“老杜”气格。写金元战争的诗篇最具备这种特色。像“吴疆连晋境，汉卒杂番兵”，“老泪河源竭，忧端太华齐”，皆战争之叹也。似“老杜”《悲征》、《羌村》之哀